

絢爛如花

談及香港新水墨運動，有一位藝術家的名字不得不提，她就是周綠雲（1924-2011）。在兩性平權遠不像今日這般熱烈討論的二十世紀上半葉藝術語境中，周綠雲及她硬朗大氣的抽象水墨畫，一改我們對於女性畫家柔美、小巧甚至略帶脂粉氣的慣常想像，蕩開一筆，別具風姿。

名為「萬象之根」的周綠雲回顧展正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，展出這位當代水墨藝術家逾半世紀藝術生涯中創作的40多幅作品，分為「自我」、「對立」、「紅色」和「形動意轉」4個主題，介紹藝術家創作流變，並將其作品置於戰後香港乃至亞洲藝術的語境中審視。

追悼親人與師友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新水墨運動在香港興起，呂壽琨是這一藝術風潮最重要的推動者，而周綠雲正是他的學生。周綠雲那一時期的作品，不論從色彩運用抑或畫中意境來講，都深受呂壽琨影響。雖說周綠雲早期臨摹嶺南畫家如趙少昂等人創作、研習寫實技法，不過，一直要等到她親身參與到新水墨運動中，並在東西繪畫交融的題目上不斷思考探索，才終於找到屬於自己的風格。黑、白、灰與紅是她偏愛的色彩，既有水墨的氤氳與詩意，也隱隱透出野獸派的恣意奔放，以蜿蜒曲線和色塊構築抽象世界，神秘奇詭的同時，亦能讀出寫東方禪意的揮灑與自在。

後來，周綠雲經歷恩師及丈夫先後離世，生活跌至谷底。據說周綠雲婚後之所以在相夫教子之餘執筆作畫，實因丈夫屢屢對婚姻不忠，讓她心傷不已，鬱悶不得

解，唯有藉由畫布與筆墨排解。

了解畫家這段身世，再看她筆力雄健的作品，又在詩意與自在之外，看出憤懣，以及不吐不快的決絕。她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創作的一系列「黑畫」，黑色佔據畫幅大半，滯重深沉，既是對親人與師友離世的追悼，又何嘗不是對那段不如意人生的反省與自察？

後半生奔放恣意

常言說「不破不立」，走出舊日生活的周綠雲，後半生不曾再嫁，與畫為伴。她生命中最後20多年的作品，愈發奔放恣意，用色更為絢爛獨特，常見冷暖色調的並置與猛烈對撞。我最喜歡她那些以紅和綠為主色調的作品，尤其對於今次展出的《燦爛生命之五》一畫最為印象深刻。少有畫家如周綠雲這般，如此自信地將紅綠兩色並置呈現，熱烈飽滿，卻不顯得嘈雜煽情。畫中左右對稱的兩顆白色球體，是畫家慣用意象，可視為卵與子宮等生命孕育載體，也可視作宇宙與混蒙等更形而上的概念。畫作虛實結合，飽滿豐盈，還不忘以「拼貼」技法給畫布添多一些諧趣元素，不論對於作者抑或觀者來說，都是暢快的體驗。

周綠雲後半生的畫布上，色彩愈來愈濃烈多元，表意且愈來愈輕快，坦蕩率性，不再顧念舊時曲折，也不想再被往日框限或既有成規限制。都說女性最難在於拋開妻子與母親的身份，敢於活出自己，而身為女子的周綠雲，與身為藝術家的周綠雲，都可說是活得瀟灑，雖經寒冬，仍花開絢爛。



▲周綠雲2006年畫作《絢爛生命之五》。

(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圖片)